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卷之四

晉安謝肇淛著

勿輕小事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蘇奐詩曰一女不得織萬方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

心與肝應

心應棗肝應楡見元始真經

龍虎經

龍虎經中語亦有可入詩者水火各一方守界成寒暑　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　雄陽翠玄水雌陰赫黃金　翡翠生景雲紫華敷太陽

却寒暑

却寒者有辟寒香（漢武帝時外國貢）辟寒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玉（唐岐王王玉鞍并日本王子碁局又詩犀辟塵埃玉辟寒）七寶硯爐（見天寶遺事）辟寒犀（開元二年交阯貢）煖金合（張無頗傳）却寒簾（同昌公主事）常春木（李輔國事）燬香（寶雲溪僧藏）水鼠褥（冰鼠毛為之却寒見神異經）莽煌席（出岱輿山草見拾遺記）火玉（唐武宗時扶餘國貢可以

亨爨溫若挾纊却暑者有銷暑珠燕昭王事龍皮扇王元寶事李德裕亦有白龍皮澄水帛同昌公主事氷蠶裀褒老子事蚊毫褥元和中大軫國貢辟暑犀唐玄宗賜貴妃文宗賜講官迎凉草李輔國事玄氷丸見抱朴子冷虵唐玄宗賜申王紫龍髯拂元載事鮫綃女仙遺張建章松風石唐武宗時扶余國貢盛夏颯颯風生清凉丹呂端見青衣童子賜之六壬六癸符以立夏日佩暑不能侵又顧師言與日本王子奕有王棊子夏冷冬煖李少君對漢武帝潛英之石夏盛則冷冬盛則溫處士伊祁玄設紫茭席冬溫夏凉以一物之微而能奪造化

之權亦異矣

西王母

黃帝時西王母獻王環爲帝列牀敷褥舜時又獻王環并請不死之藥得之而爲妻所竊穆天子駕八駿直造母所與飲宴歌謠情意最洽復與燕昭王遊燧林之下說鑽火之術漢武帝七月七夕降於乘華殿以玉盤盛桃啖帝并授五岳真形亦頗殷勤茅盈亦一遇之自後無有聞者而世所傳有西王母杖狗杞也西王母桃酉陽雜俎

西王母棗鄴中記　西王母蒲萄貝丘南出　西王母樹長生樹也　西王母鳥見通典　蓋西王母者或西方得道之人如毛女之屬而七脩類稿以王母寡爲王母亦未然也

詩文更易字面

古人詩文不妨更易字面莊子柳生左肘摩詰更爲垂楊生肘繞朝贈策太白更爲繞朝鞭換鵝本道德經而太白云應寫黃庭換白鵝高鳳漂麥賓王更爲漂婕殉葬王盌子美改爲金盌

魏武遺令本繐帳而謝朓更爲繐帷取其韻之穩而已

發墓賊

古今篡弒盜賊多以發冢爲奇貨漢廣川王去疾聚諸年少發冢以百數赤眉董卓皆發漢諸陵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天下冢墓無問新舊盡遭發掘黃巢入長安唐諸陵皆被發元楊璉真珈發宋諸陵至取理宗頂骨爲椀冤慘極矣然皆厚葬有以啓之也宋徽宗

訪求三代彝器至比干墓亦遭發掘上人好尚可不慎哉

相人之語

唐裴行儉稱有知人之鑒其於諸士不取駱賓王而取蘇味道然賓王興復討賊雖不克而死不失爲忠臣義士視味道摸稜居相位不啻奴視之耳文文山少時父令相者視之相者曰此子非君家之福也頂有拳髮必受極刑及視文璧乃喜曰賴有此耳然君子寧爲文山之赤族

不爲文壁之降虜也皮相之士止論一時之禍福不顧千載之榮辱悲夫士君子以成敗論人者亦相人類也若李丞之相王安石必亂天下陳瑩中相蔡京必貴而無君此真能相人者

唐虞月建

鄭康成謂堯建丑舜建子王肅謂夏以上皆建寅鄭室甫因其說謂書所載正月上日猶言令月吉日林孟鳴宙合篇亦載此余按宋儒學樞要云唐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商建丑以十二

月為正月夏建寅以正月為正月訓知堯舜皆建子此書不言所出然必有攷據也

四靈

形不靈而氣靈氣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 化書

論超三界

重陽之論超三界也曰心忘念慮卽超欲界心忘諸境卽超色界心不着空卽超無色界旨哉今人但知有色欲界而不知有無色界故知二

氏去吾儒不遠

求放心喻

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御鷹鸇野鳥也爲人羈絏終日在手自然調熟心亦如是 司馬真人坐忘論

四少

老毋云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然此四少上可以長生下亦不失爲處世保身之要術也

天道難知

月犯少微戴逵以巳當之憂愁不食而謝敷死熒惑入斗梁武以巳當之跣足下殿而魏主奔五星聚箕齊桓以霸而祿山以亡星孛大角始皇以帝而項羽以敗虹下庭際韋皐拜相而楊勇幽亡故知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之言不虛也

天人不遠

戴封張熹皆以大旱禱請無應積火自焚火起而雨大至王遵以河決廬居境上水决至足而

止古道始何琦俱以隣火伏父棺哭屋獨得全使數人者死於水火則爲善者懼矣乃知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彼宋之伯姬楚之貞姜特其不幸焉耳

石異

至堅莫如石宜無能入其中者然王文秉袓剖石毬內得蠐螬（稽神錄）杜綰剖石鎮紙內得小魚（雲林石譜）陶穀破李後主研上圓石內亦有小魚桂陽溫恭家藏石中有龜（夷堅志）近時孫克弘守

漢陽石中得白龜濟寧人剖石得小鵝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鏵有平陸字嘉靖間茗溪漁人水中得石如鵝子扣之有聲剖之得銅牌一方刻宣聖二字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魚二三十

已上賢奕編許自昌

郭林宗過雨墊一角巾時人至折巾以效之王導製練衣與朝士服之一時效尤練遂踴貴謝安執蒲葵扇而貧者獲利十倍王遵業常穿角

復好事者慕效至毀新履以學之獨孤信馳馬其帽微側而吏人慕之咸側其帽宇文述以耳冷製巾拍耳人學之名爲許公柏勢王儉作觧散幘斜插簪朝野一時倣傚長孫無忌以羊毛爲渾脫氈帽時人慕之目爲趙公渾脫蘇子瞻戴長筩帽而一時皆效之謂之東坡巾古之名賢爲時所崇尚若此然學之者徒在衣服之間抑末矣

論事宦官

杜宣猷在閩每逢寒食散遣將吏挈酒食祭諸宦先塚時人謂之敕使看墓竇懷貞爲京尹見無鬚者誤以爲中宮必冉加禮接宋彭孫爲李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曰奴不亦謟乎郭忠恕會內侍竇神興家忠恕有長髯忽一夕盡剃之神興見驚問故答曰聊以效顰耳明少司徒王祐謟事太監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夫人至宦官已自不齒而丈夫鬚眉甘爲

之奴固知勢利迷人令人病狂喪心而不恤也

老人貴人婦人

老人貴人婦人各有數反夜不卧而晝瞌睡子不愛而愛孫近事不記而記遠事哭無淚而笑有淚近不見而遠却見打却不疼不打却疼面白却黑髮黑却白如厠不能蹲作揖却蹲此老人之反也夜宜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高卧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當使錢處不使不當使錢處却使無病常服藥有病却不肯服藥人未做

時爭做人皆做時却不做請人必欲人來人請却不肯去買蔬果必要貴買物具必要賤此貴人之反也不愛長子而愛少子不愛子而愛女不信人而信鬼信小錢而不信大錢爲姑時定惡媳爲媳時却嫌姑最忌諱却最咒咀最怕不得老又最怕人道老丈夫舉動最善防閑丫鬟淫奔却不介意此婦人之反也

世事相反

今世上事亦有相反者達官不憂天下草野之

人却憂文官多談兵武官却不肯厮殺有才學
人不說文章無學人却說富人不肯使錢貧人
却肯使僧道茹葷平人却多持素有司官多裁
勢豪居鄉官却把持郡縣官愈尊則愈言欲退
休官愈不達則愈自述宦蹟

句法相似

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庾
信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旂一色隋長
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藂王

子安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記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駱賓王序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又殿金將露玉俱清柳黛與荷緗亂歌又緗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陳子昂文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又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烟霞對賞李商隱文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此等句法襲用不一而子安落霞二語獨擅才名當由抽毫立就故耳

吾儒高於二氏

三教精微盡頭原亦不甚相遠但釋氏有輪迴之說俗僧至假懺悔以愚人道家有符籙之傳羽流遂借祈禳以惑世獨吾儒之教無之也故世人崇奉不及二氏以此而吾儒所以高於二氏者亦以此莆陽林兆恩亦自博學能文於道似有所得而能以艮背之法治病其門人傳之者不得其學術徒以上章降魔捉鬼爲事儼然巫矣縱日捉百鬼何益此亦畫蛇添足之蔽也

人情難易

痛可忍癢不可忍饑可受飽不可受寒可過暑不可過怒可制喜不可制哭可禁笑不可禁忙可耐閒不可耐菜可獨喫肉不可獨喫無貧賤相易無富貴相難

見石以爲伏虎

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爲伏虎射之沒羽既知其石射不復入漢李廣亦然宇文周時李遠校獵於莎柵見石于叢薄中以爲伏兎射之而中鏃

入寸許文帝賜書褒美此三事皆相類而遠事
俏倅

畫事非真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破壁飛去顧光寶畫獅子
能爲陸溉治祟口血淋漓楊子華畫馬夜聞蹄
齧聲韓幹畫馬鬼使乘之以請醫吳道子畫驢
踏破僧房家具李伯時畫天廄滿川花放筆而
馬死蓋其精魂皆被筆端取去此皆理之所無
抑恐譽者過當觀黃筌術畫藝畫之言可知也

至若畫鷹鷂而鳥雀不入畫雉兎而野[illegible]

則有之矣

人以物重

虹流而庖犧降龍遇而扶嘉生張說燕飛九齡鶴集大年胎垂毿毛康節母因猿感杜元凱李公垂蔡君謨爲勉吳越武肅爲蜥蜴鄭愚武穆皆見猪形人固以物重耶事固有不可知者

壽

禮外傳曰人之壽不過百二十過此不死是爲

失歸妖怪然洛陽党翁壽一百七十餘瑞州宋
卿年一百九十五漢東甌王壽一百六十李珍
年一百三十八晉趙逸五百歲洛陽李元爽年
一百三十六太原于伯能年一百二十八魏羅
結梁顧思遠皆至一百二十宋大中間東都僧
好飲茶年至一百三十王仁裕遠祖母二百餘
歲穰城民二百四十歲　國朝成化間濟寧民
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孔無似北京人四百歲
斯皆非有道術者而壽若此豈亦失歸之妖耶

至於文考輔嗣叔寶敬仁子安長吉居實之輩

反不得三十造物有知何不奪彼予此令人短

氣

物性不遠

瓠巴鼓琴遊魚出聽師曠奏樂玄鶴飛舞杜鴻漸登閣奏鼓羣羊躑躅開山陞座講經家雞佇立李牟臨江奏笛水木森動羯鼓縱擊而桃杏舒吐閈呂一召而草木成實守素祝桐脂汗自絶辥弼伐樹鷺羣悉空太清興嘆鴨脚發花乃

知鳥獸草木之性去人原自不遠而人心有不可感者其實頑反出物下矣故舜能使鳳儀獸舞不能化四凶之暴韓能使鱷魚遠徙不能止李逢吉之譖

關王神

關王之神自唐以前未聞威靈至宋真宗祥符間解州鹽池忽為蚩尤所據池鹽耗竭所禱無驗帝夢城隍語其故勅龍虎山張天師舉關王諭旨果大風雷一晝夜而池鹽俱溢遂賜勅封

嗣後屢顯神靈至今日則家祀戶奉即兒童蠻貊無不知崇信者乃知鬼神之顯晦亦自有時耶

萊膾名

萊菔諸葛膾名郎官江南人作膾因張翰故名郎官膾

玉衣

漢霍光薨賜以玉衣梓宮注云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以漢耿秉死亦賜玉衣此皆死者之服也按六韜武王伐紂紂衣寶衣

自焚又太始元年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又甄后生時髣髴見人以玉衣覆之則真以玉爲衣矣

身化

魏公子終席譏讓平原君不敢言獻五城尹翁歸不可私干定國不敢見其邑子顏協清介衣单蔡法度欲觧繻與之而辛不敢言劉晏遺李廙竹簾三擕至門而不敢發楊綰拜相京尹減損騶從有以世務干者見其言玄遠不敢發辭

而退杜黄裳夫人朴素李師古不敢通賄賂盛德之士望之而令人消其鄙吝非言語也此之謂身化

韓康伯張蕪

韓康伯數歲時母與作襦令康伯持熨斗謂之曰且着襦行作複袴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煖張蕪小時母謂其寒欲作袴蕪曰且作襦如熨斗着火其柄自熱此二事絕類令人知有康伯而不知有蕪

李固宋璟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犯而善擊羯鼓皆不類其爲人然固之傳粉或出梁冀誣謗之語乃漢魏間人以傅粉爲常陳思王何平叔皆爲之不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以明皇所尚故臣庶從風耳要皆不足以累二公之賢至於趙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歸胡銓浮海生還而戀黎倩絕與二公爲人不類乃知蘇子卿娶胡婦誠非虛語

書籍

古人書籍皆用竹策紀載浩繁豈不可攜千里負笈詫爲難事非若今人笈素之約也祥本末興皆用謄寫衡陽王鈞手錄五經孫敬折柳爲簡手自寫經張參手寫九經非若今剞劂之便也然古之博學者什五今人博學者什一豈誠天分有限富由宴安惰窳或以制義分心耳

成佛作祖手段

蚩尤造五兵鯀作城晉叟作琵桀作瓦屋紂作

塋篌秦始皇廢封建爲郡縣築長城以驅胡王莽置學官隋煬帝設進士科武曌試士彌封及敕僧尼隸祠部雖淫虐悖逆之主自有千古不可磨滅之事此成佛作祖手段非中人以下見觧也

休官難事

大臣休致固是難事而勸人休官尤難出口非交分之深鮮不以爲罪矣陳振獻鷗賦於崔湜湜雖稱善而心不悅魏仲先上王文正詩曰從

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門好伴赤松遊公得詩大喜以酒茗藥物爲荅然終不能用也寇萊公再入中書魏亦貽以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從平地作神仙公亦不能從惟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繪大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覇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爲倅值生辰獻遺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挂冠高節莫

因循公嘆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仕

國朝李文正當國日久有士人投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笑而已張華博學知天文處極亂之世中台星坼其子勸其遜位而孚不聽以死況其他乎唐張正甫爲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旣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愼勿與少年郎議之蘇易簡罷知政事不勝閒冷謂親舊曰退位菩薩

難做未幾而卒明夏言爲相懸車日久與鄉人
飲有村氓齒長據上座不遜公爵爵不自得遂
復起夫以宰相家居有何不足即市井不識政
自美事而乃芥蔕胸中宜乎其不克終也正德
間朝議欲起三原王公恕者汝南强景明寄詩
云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
內歸心在可柰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
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
久遠看公得詩大悅竟不起此亦有古人之風

矣

化書

譚景升化書百一十篇文詞簡暢義理粲然其中雖有長生太上等語而無龍虎刀圭僞妄之術恍惚之語道德南華之後此其翹然者也齊丘篡弑奸雄之鷹犬乃欲攘其書爲已有亦無忌憚之甚矣

人君舉動不可輕

漢武帝微行至主人家與其姬宿姬夫操刀將

襲之有同宿書生善天文見客星將過帝座高聲叱之三四過其人始退遂擒殺而誅之明太祖皇帝微行至一店卧枕木踏草至夜店内夫妻語曰今夜此翁又出矣當頭木而足草也上聞之亟易頭而寢少頃其夫出視　上復入謂婦曰誤矣此人乃足木頭草也　帝乃獲免白龍魚服困於豫且人君舉動可不慎乎

姧賊之報

元和中惠州一娼震死朱書其脇曰李林甫欽

宗時檀州雷擊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天聖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有馮拯二字紹興元年漢陽蔡氏女被雷震死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洪武間吳山雷擊蜈蚣背書白起陸允誠家烹雞而雞背有李林甫三字死然客皆驚而不食天之報奸賊亦嚴矣就中惟李林甫凡三見豈以怙權害物最甚而又以善終故其報獨重耶

徽詞解紛

南唐時闗司斂率繁重商人苦之屬畿甸亢旱烈祖宴於北苑謂羣臣曰外境皆雨都城獨不雨何也申漸高乗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烈祖大笑卽除之唐昭宗時李茂貞榷酒以助軍費因禁松明優人張廷範曰不如併月明禁之茂貞笑而罷其禁吳越錢王令西湖漁者供使宅魚民多怨歎一日閑宴命羅隱題呂望磻溪圖羅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總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

大笑盡行蠲免宣和間用當十錢伶人以爲當
十錢買水者水一盃一錢於是必令飲十盃至
於委頓上見之笑遂廢不用微詞解紛有甚於
批鱗苦諫者

以地名物

蔡出善龜故名龜爲蔡衛地多驢故名驢爲衛
然禹貢九江納錫不聞自蔡齊趙之間皆產長
耳命名之意或所未詳

六服

蘇子瞻謁呂微仲值其寢逾時乃出談次有綠
毛龜蘇曰唐莊宗時林邑國貢六眼龜優人敬
新磨爲讚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他
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此蘇戲語
也攷之史傳實有六眼龜郭景純江賦龜有六
眸宋太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於東陽太
守劉勰得之以獻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獻靈龜
六眼腹下有玄文又嶺南欽州出六眼龜然實
止兩眼耳外四眼乃斑點無紋花圓長中黑與

真目並排端正不偏人莫能辨也

異能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兼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贍舉齊劉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元嘉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此三人者皆可謂絕世之技而元嘉在童亂之年尤為殊絕梁唐邕每有軍

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事並畢亦
其次也

方朔恢諧有本

子路與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以問子
路子路曰此名熒熒之鳥又一日二人浴於泗
水復見前鳥顏淵問子路曰此同同之鳥顏淵
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諸絲絹煮則爲帛
染則爲皂二名不亦宜乎漢武帝見上林一樹
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後數歲又問朔朔曰名

瞿所帝曰朔欺矣名與前異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昔爲善哉今爲瞿所何足怪乎荆王時有獻不死之藥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遂奪而食王怒欲殺之士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罪在謁者不在臣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見殺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漢武帝時亦有獻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之帝

欲殺朔朔曰殺臣臣亦不死臣死洒亦不驗以上二事觀之朔之恢諧亦有所本也

千古之恨

魯郡有先聖手植栢樹自漢歷晉莫敢傷犯後爲江夏王義恭伐取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祇洹寺爲維摩詰鬚寺僧愛護二百餘年爲安樂公主鬭草馳騎剪取幷焚棄其餘姚鉉謫居連州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抄錄吏以爲苦以鹽水噀之欲其速爛後

縱火焚樓天聖中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悉取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甎甓有縣尉扣頭爭之繼之以泣遵怒并劾去之鹽官縣安國寺有唐時悟空大師手植雙檜如龍鳳形宋朱勔遣人取以供進由海道行遇風濤舟檜皆沒唐玄宗東封泰山命張許公摩崖爲碑至明八百餘年爲林焯磨平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廣德大洞有玉一方周正如几日照之内有詩四首相傳白玉蟾所點化爲州守借觀竊取以去金陵鳳

凰臺石爲楚人達官昇歸至釆石竟沉沒雖神
物成毁有數終爲千古之恨金陵三怪石若非
夢作擧子求哀亦已燒爲灰矣

文海披沙卷之四終

文海披沙卷之五

晉安謝肇淛著

木異

孔子手植檜與老子堂前雙栢雖千年久枯不時發榮然猶曰聖人之地有神靈憑藉而然也宋元豐間秦鳳舉兵進山川圖有秦時栢一株雖枝葉無存而質幹不枯上以筆點其枝上嘆賞久之無何秦郡奏枯栢一枝復榮元豐庸主豈尼聃之比耶而靈異乃爾事固有不可知者

鳳州宣州

鳳州有三出曰手酒柳（謂婦人手皆白柳皆翠與他處不同又公庫醞多美）宣州有四出曰漆栗筆蜜（李愈語見墨客揮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燒是草着是草鞋喫是鹽）慈谿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藁薦大街上好放薦（二事見談藪）

郭奕

樂羊食子劉覽劾兄忠矣史年以私販殺甥梁車以踰城刖姊正矣然而君子弗善也夫子曰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曰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骨肉之間寧情勝法無法勝情聖賢處此有微權矣晉郭奕爲雍州刺史寡姊隨之任其僮僕多爲不法爲下所糾奕按省畢歎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恣遣不問至哉言乎可謂得聖賢之用心矣包孝肅在廬州日撻其母舅亦好名之過也

物化

物化多矣其尤異者則王莽時五銖錢化爲龜

漢宮女化爲飛蛾晉太康中會稽蟛蜞化爲鼠元嘉中河内司馬元亂祭柑化爲鵝唐玄宗時石化爲麪桐廬山中竹化爲雉化書曰老楓化爲羽人宋元祐間辰州丹砂化爲雉

雨異

雨粟雨麥雨金雨毛雨棗雨血異矣其尤甚者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墜地悉爲龜魏文帝時安陽殿前雨朱李八枚啖之數日不思食河

閶王子元家雨小兒八九枚墜地皆長六七寸
張仲舒在廣夭雨羅箋甚多晉劉聰特平陽雨
肉廣二十七步明弘治庚戌三月慶陽雨石無
數皆作人言聽之歷歷可辨

異名

魚名琵琶燕名琥珀樹名如何近矣菌名笑矣
乎李名顏回菜名孟娘松名孔雀檜名鴈翅芋
名慱士牛名郭椒鼠名仲能蟲名傍不肯

師道

師道之難自古歎之雖等三生實由卒合形骸難略城府易生馬融之於鄭玄恔也張禹之於戴崇彭宣偏也邊孝先之解嘲玩也郭林宗之擲杯倨也陰鳳徐遵明之留質衣物劉炫視束脩爲教恡也沈重談皆紙上淺也今之爲人師而能去此六病者寡矣

四豪

四豪之在當時皆以好客著聲侔於敵國然孟嘗客無貴賤一與文等而馮驩食尚無魚平原

一斬笑躄士皆歸心而不能識毛遂毛公薛公春中無可稱述獨以珠履爲豪汗明三月而後得見驕士若此卒死人手信陵意氣傑然獨出然毛薛賣漿博徒猶能知之虞卿名已著而不知何也漢肅宗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何異葉公好龍固知四君好客徒爲名耳

物異

鼈有三足龜有六眸（見爾雅）牛有六角（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述異志）人有三耳（張審通）蛇有兩頭（孫叔敖兩頭蛇）狐有九

尾鳥有四足（五臺山上鳥名寒號蟲）獸有五足（出罽賓國狀如獅）

郗氏

釋氏輪迴報應之說本以勸人為善也梁武帝后郗氏平生妬忌損物害人死而為蟒尚未足快人意乃帝一為禮佛懺悔即生忉利天見一天人容貌端麗異香馥郁是以一生惡業一懺盡釋既免惡道又生天界人復何憚而不為惡哉釋教之不足取信者以此

嚴武

嚴武欲殺杜子美宋人極口爲之辨夫以武之陰賊殘忍八歲時卽以鐵椎擊殺父妾在京城時納鄰女之奔又懼其追而以琵琶絃縊殺之其視杜陵老叟杌上肉耳武之所爲不殺者杜雖失言不過潦倒詩酒無足深忌至於八哀輓詞政自少陵全交厚道未足爲不殺左券也

問腹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伯仁見顗和

搏■不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唐明皇指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荅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章子厚坦腹問蘇子瞻曰此中何所有蘇曰此中都是謀反底家事蘇亦一日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此數者問同而答各異然周語近誇蘇語太劇祿山語佞朝雲語激獨顧語玄着是以受知爲令僕之才

顧長康哭桓宣武皐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决溜和士開母喪丁鄒嚴與并一朝士皆以善哭稱程伯獻馮紹正哭高力士母逾於己親大曾有諂笑尤可僞爲也此副急淚從何處得來固知人之諂佞其天性也

藝有至極

唐大曆中脩含元殿蜀一瓦工瓦畢不生瓦松又有李阿黑亦能之布瓦如齒間不通綫虢國夫人堂成置螻蟻蜥蜴其中竟日無一鏬隙得

入宗楚客鏤文石爲堦砌地着吉莫靴行者輒仆此雖淫巧近妖亦藝有所至極也

奴隸中可人

蕭穎士有奴隸鞭撻甚苦人勸其他適答曰非不能去但愛其才耳甦琛好奕通宵令奴秉燭睡則加撻奴曰郎君辭父母至京邸若爲讀書執燭不辭獲罪今乃以圍棋故橫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慚而悔遂折節讀書奴隸中信自有可人者

又

予有小童頗黠無比每與賓朋博奕則通宵侍立不倦遇開卷觀書不移時輒逝去因思甄琛奴語云云始信古今人不相及即奴隷亦然也

楊用修

國朝博物洽聞無如楊用修其議論考訂掊擊詆訶不遺餘力而其所著書紕漏誤舛甚於其者故後之人亦好糾其訛而攻之余謂古人著作或意見之不同或記憶之稍誤或耳目之蹔

遺豈能無病後之覬者隨事糾正不失忠臣苛
求醜詆徒滋口業前代訂訛尚存厚道至用修
而肆罵極矣已好攻人而欲人之不攻已也得
乎王元美鑒於用修故其持論稍平

又

用修既有雋才復以宰相子讀書中秘內府珍
奇人間所無之書往往竊出其雄辯該博固有
自來北流落遐方冉服為伍間有引援自出已
意問之則曰出古某書亦猶陳彭年導駕誤行

曰自有典故有司畏其該洽不敢糾也至如古人山海淮南洞冥述異等書虛實相半想當然耳

禁酒

晉元帝度江之初時以酒廢政務王導諫之遂覆盃終身不飲唐玄宗初即位常以醉後傷一人遂四十餘年永絕此味夫以中庸之主挾萬乘之尊而能以一言一事永斷嗜慾今人以士庶之家耽湎麴糵或傷人犯物或敗德喪儀而

恬不知戒有苦口相勸反悻悻自以爲是其不逮二王遠矣

勞逸

昔人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今人當年富力强之時玩日愒月飲食燕樂有書不讀有子不教是當勞而反逸也及其筋力既倦血氣既衰終日營求爲子孫作牛馬是當逸而反勞也其違天甚矣

巫讖不足信

巫讖之言無論不中即有中者亦多事後始驗其間因疑似而害人者多矣秦始皇以亡秦者胡遂令蒙恬逐胡將師十萬於外而不知其子之為胡亥唐太宗以讖有武姓代唐李君羡遂以小名見殺而不知內嬪之有武氏魏道武開以神巫之言滅清河一郡手刃萬人而見殺者乃妾萬人及門子清河王也李德裕以白馬之厄親族中外無敢畜白馬而害己者乃白敏中與馬植也王平甫曰卜筮本欲前知而卦影驗

於事後何足信哉符讖亦猶是矣

體物之妙

古人文字雖極草草處亦曲盡體物之妙如曹子建雀賦云頭如顆蒜目如擘椒真可爲雀傳神矣楊用修載白樂天荔枝序云核如琴軫體狀亦甚精當而考之白集原作枇杷當是用修以意改之耳然枇杷語不如琴軫

崖公蜆斗

唐番人許小客謂姚崇曰今日崖公甚蜆斗崖

公者天子也蜆斗者歡樂也關中人謂腹大爲胍肫雲南人以官人爲麻繩此與蕃語何異

妖惑

天門山行人以蟒吸爲飛昇緱氏仙鶴觀道士以虎食爲得仙張道陵爲蝮蛇所吸門徒神之以爲登天唐蕭湛以蛛網爲聖光卒爲所食武當劉先生遇仙童絳節召已上昇沐浴將去弟子王道士呼雷震之擊殺一巨蟒明州新戒僧遇老鶴精以爲神仙閭禮斗僧被大毛手鬼摑

其首以爲神游紫府幽州百老爲子沉江中妄指雲中白鶴以爲得仙世之妖惑大率若此至死不悟亦可哀也

風水

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子咬殺人見七脩類藁東昌亦有諺曰夏津不撞鐘高唐無北門撞鐘人頭痛北門生蝗蟲相沿至今不敢易也

天開眼

天之開裂人常見之燕馮跋齊高洋皆獨見天開羊䕫吉必時見天開中有雲霞樓閣之狀王文正旦动時見天門開中有姓名臨安馬浩瀾亦見之宣德中一日裂西南十餘丈俗謂之天開眼郎仁寶辨其訛以爲偶有欠缺自當復合若地之裂則實也故不能合然關中地震時常有裂開數十丈而復合者當其裂時人畜屋宇盡墮其中及其合後窅不可尋掘之至深不復得也天地之變豈可以常理測哉

龜不見碑

成祖皇帝爲　太祖建碑於鍾山鉅麗倍常鐫鑿既畢而龜趺太高碑不能上管工者患之莫知爲計一日夢有神人語之曰欲豎此碑當令龜不見碑碑不見龜既寤思而得之遂令築土與龜背平輦碑其上樹之然後去土

詩文人見識不定

詩文人見識多不定其於節義二字不甚了了班固失身竇憲中郎終殉董氏六朝范曄沈約

之徒尤難枚舉李白王維幾以從逆不保首領元微之柳子厚劉禹錫比於匪人身名俱累陸務觀出入侂冑之門趙孟頫甘事亡國之虜豈文章節義固自兩途耶乃知晉之靖節宋之皐羽不當以詩人目之矣

阿堵寧馨

阿堵寧馨皆俗方言也阿堵猶今言這個故王夷甫謂舉却阿堵物顧長康謂精神政在阿堵中但作這個讀其義自明寧馨猶今言恁他故

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悖逆太后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但作恁他讀其義亦明今人以錢及眼爲阿堵又以寧馨爲稱美之詞習而不察也

家諱

古人家諱極嚴有犯之者輒至流涕徒跣謝舉聞諱必哭甚至范曄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樂不游五岳徐仲車父名石而終身不踐石袁德師父名高而

九日不食糕白樂天母墜井而時以賦新井詩爲譏李賀父名晉肅而時以舉進士爲非裴德融父名皐而以高鍇門下及第爲罪則不通之甚矣今時家諱不出門郎子孫臨文亦自不諱王元美父死於司寇而後爲大司寇時論者亦以此病之王竟自免歸也此與白樂天李賀事政自不同

臘

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

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不臘矣史記謂秦惠文王始臘風俗通謂漢始改爲臘又有以虞不臘之言而疑左氏非周人者皆非也

張子野

張子野老而買妾蘇東坡爲詩以戲之詩中皆用張姓事但江南刺史已無腸注以爲劉禹錫然全篇皆張不應此句突用劉事或者坡公用有僻事未之詳耶

欸乃

欸乃當音靄迺欸字從矣從欠非款字也子厚欸乃一聲山水綠注云一作襖靄欸乃襖靄皆棹歌之聲音今人即以欸乃音襖靄非也郎仁寶七修類稾辨證極明而世人尚未信從故爲拈出然仁寶後釋疑文字一條欸乃又注音襖靄何其無特見也

吃語詩

東坡有吃語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桂

交荆營奇孫甘掛汲古綆僥覬敢揭鉤金竿已
歸耕稼供虆秸公貴幹蠱高巾冠更改句格各
礜吃姑固狡獪加間闌又戲武昌王居士詩云
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用掛經蒿竿繫舸
孤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觧襟顧景各箕踞擊
劍賡歌幾舉觥荆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
瓜羹內覬字當音跂繫字當音計愧字當音貴
不然當易此三字余友人舉孝廉口吃唯流音
念不正一日雨中余與徐興公各賦絕句為吃

人念不得詩以遺之余得二首云綠柳龍樟老
林纔嶺路涼露來蓮漏冷兩淚落劉郎又梨嶺
連連路閬陵累累樓琉璃悴冷落郎輩懶來留
與公得一首云留戀蘭陵令淋漓兩淚流嶺蘿
涼弄瀨路柳綠連樓

物有人心

鸚鵡能問上皇烏龍能噬逆僕燕子獨伴孀妻
駿馬能銜名將吉了不顧入夷里烏報効孝子
舞馬不順祿山供奉跳擊溫賊崖上白鷴悲號

墜永勝國五象不拜　皇朝至於螻蛄蠅蟻皆能感不殺之恩出垂死之地物類之有人心者可以愧天下無義氣丈夫

潔疾

古今有潔疾者莫如便炳之王思微米南宮倪元鎮然他人猶似矯偽倪至終身不與婦人交此真得潔之理者也今人亦有好潔者然但修飾於飲食衣服之間至於男寵女色汙穢之極或溺滋其恬不介意此豈真好潔哉

理之所無

紹興大逼塚上直豎一石如擂搥一人撼之則動搖其下可以綫過而數十人舁之則不能起莆田九鯉湖雷轟漈有石人以手指戳之則動而極力挨之則屹然不動福州蓮花峰石亦然瀾灤海水遠望高如山近處極下至對岸視則遠處亦然徑山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綫徹底可以經過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

米興亡

七修類藁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巳卯混一天下亦以巳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爲報應不特此也斡離不陷汴京宋臣有游其營者覩其形貌政與藝祖絶相類其後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皆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相似而訛

爾雅以守宮爲蜥蜴以益母爲茺蔚詩義以蕪爲蔞姑荀卿以蘭根爲芷高誘以乾雀爲蟋蟀蔡司徒以蟛蜞爲蠏何遜以擁劍爲魚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蛩爲蛾蠓孫思邈以合歡爲萱草郎仁寶以蚌肉爲淡菜以水雞爲蝦蟆溫飛卿詩以紅豆爲相思段成式以蒙貴爲猫此皆相似而非格物者不可不察也

胥山

姑蘇山本名姑胥然以爲子胥死後後人憐而

名之非也姑蘇臺乃吳王闔閭所築而子胥臨死已有麋鹿遊於姑蘇臺之語安得謂後人所稱耶

白黑鬚

寇萊公欲入相而患年少則服葫茯地黃以變之白史天澤爲中書丞相而嫌其老則用藥以染之黑鬚髮何關於神明乃爲躁進者簸弄若此可數也今人考生儒時則損年數行取臺省時則增年數舊制不過三十不得入臺省妓多損年數而罪

八多增年數（過七十則收錄八十則勿問）其意一也

書名

古今書名有異者截江網（宋時舉業書）鬼料竅（星家書）白獺髓 碧雲騢（梅聖俞著）鄧思賢（訟牒之法見筆談）蠹衣（祝允明著）真珠船（胡侍）玉壺冰（都穆）九宮亭亭白姦（遁甲書錢椅齋書岸日）一粒粟（地理書）珊瑚木（類書）天廚禁臠（惠洪詩話）五色線（類書）佩觿（郭忠恕撰字書）麟角（類書）火珠林（卜卦書）百顆珠（算術）宵練匣（朱得之著道學書）甚矣人之好異也

三十六人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衆横行官軍莫敢攖其鋒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没無忌官軍不能收捕二賊相類而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人一僧最勇健豈皆天罡之數耶

更鼓

入夜每更五點遞爲二十五點李郢詩二十五

聲秋點長是也今禁漏首尾二更去二點者蓋昏鐘禁鼓一動即禁人行初更二點夜未深後二點天將曙皆不宜禁者故以三點爲起止耳今人不知以爲起於宋太祖因五更頭之讖遂去之不知宋太祖因此讖令宮中皆轉六更然後鳴鐘又何嘗禁初更耶

禹穴

楊用修辯禹穴以爲在巴蜀其言甚堅而余未敢以爲然也宇內山川同名者多矣豈可以巳

一時之偶見而盡排千古之議論乎王元美有辯不贅然據呂柟遊龍門記則龍門亦有禹穴蓋三禹穴矣蒙山實在雅州如必以爲在雲南則山東亦有蒙山何以知禹貢之蒙山不在此而必在彼耶大率用修之議論好奇而輕信强辯而不顧理

賜姓

唐以前多賜姓者然率以國姓賜之婁敬項伯之類是也　國朝間有賜姓者滁陽之宥原姓

有　聖祖改賜姓宥指揮姓祿有功賜改姓車

沐黔國無姓賜姓沐　英宗時有進士豆茂

上不識問之對曰音陝遂改賜姓陝　世宗時

南昌袁公貞吉傳臚　上惡之御筆畫爲袁遂

姓東然皆有爲也

三元

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寘

孫何　國朝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

觀池州貴陽人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

氏及二女皆不屈死一門忠節炳炳若此而湮沒不稱良可歎也

務多無用

齊陸澄博學多識過於王儉觀其所言儉亦心服至於讀易三年不通文義欲撰宋書竟不能成經貽書厨之誚臧嚴四部書目自始至終了無遺失而沒世無稱唐谷那律博通典籍褚遂良呼為九經庫鄴侯架插牙籤至三萬軸可謂無書不有而二君生前著述何寥寥也他如任

未經花景翼異書屈聚而不運何裨身名至於杜少陵蘇子瞻間關奔走殆無寧日勢豈能以載籍自隨而其詩文貫穿淹洽似一一檢故事用者又何也豈天分之有限耶抑鑒裁與自運原屬兩途也

鳳毛

鳳毛出處原以稱謝超宗者超宗父名鳳故耳世說王始與子劭精神似父亦有鳳毛之譽此鳳從何而來哉今人引用超宗事則可耳劭在

超宗前此語無謂也

卜筮

名人推卜之法惟蓍與龜今江南多用筮而江北多用龜二者之外有大六壬卜小六壬卜靈棋卜梅花數卜皆古法也俗用者有響卜即古鏡聽拆字卜（宋以前亦有之）天罡時卜（即馬前課大六壬之餘約者）六壬時卜（即小六壬之約者）降箕卜（即古紫姑）開光卜（即卦影）神佛前皆以筊杯卜又壽安縣有瓦卜（即古打瓦法）池陽有油卜（以蘄花點油灑水中皆以上巳日）契丹有羊骨卜

嶺南有雞骨卜蜀有雞子卜粤西有鳥卜又有鼠卜米卜牛骨卜田螺卜竹篾卜壐卜

墮甑鼓盆

墮甑而不顧勇矣吾以爲不若哭遺簪者之爲厚也妻死而鼓盆達矣吾以爲不若哀簪妻者之爲仁也墮甑者可以破慳而其究也有國破不顧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如蕭衍者矣鼓盆者可以割愛而其究也有謂父母於子本爲情欲非有恩愛不持生毋服如蔡延慶李定者矣

故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

小人痛快處

自古小人行事雖卑污淟涊然閒亦有豪爽痛快令人擊節處蓋其才智自是不凡非硜硜自守之人所能及也商鞅變法時民多言令不便又有言令便者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皆徙之朱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柳樹下久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頃又曰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

曰好作車頭溫厲聲曰栁樹豈可作車頭哉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檎言作車頭者撲殺之王荆公當國時郭祥正爲知縣附遞上疏乞以天下之計專聽安石區畫有異同者卽大吏亦當舉黜神宗出其章示荆公公曰此人小有才近於縱橫押闔而薄於行復極陳其不可用遂勒令致仕吳孝宗對策方詆新法而復爲巷議十篇言新法之善以獻公公怒而投之地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

章一日至書室扣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荒唐不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命左右擒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得免蔡京在吉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爲顯官爭迎其母成訟朝廷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其母所欲歸遂一言而決秦檜爲相都下貨壅乏見鏹市廛大閧府尹不知所爲請於檜檜曰易耳即宣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既至語之曰適得旨欲新鑄樣錢盡廢舊鏹

不用限翌午進樣來文思官唯唯而出一時宣傳富家競出宿鏹市價大平及進樣後絶無施行又有士人僞爲檜書干守牧者檜聞即與一官人問其故曰此人敢假檜書必有膽略若不與官必北走胡南走越矣賈似道爲相臨安失火賈時方在葛嶺相距二十里報者絡繹賈殊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且至太廟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劒護里許即易人倏忽即至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於

是師率勇士一時捄熄以上數事皆非尋常見
解

前知

今人皆言前知不知禍患之來雖前知亦不可
免張裕毎照鏡自知不終未嘗不撲鏡於地郭
璞謂卜珝曰吾之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
免卿將也李漢雄善風角自言當以兵死天祐
丙子游浙西至日嘆曰氣候甚惡當有兵起吾
當避之既而稽留旬日晚望[illegible]曰禍在明日吾

不可留翌日入府辭座中又嘆曰禍在頃刻出至府門遭兵變所害　國朝胡日星讖　太祖於微時及一　太祖貴賜一詩扇周游天下既歸語妻曰吾當就刑於京師妻止之曰數定不可逃也果如其言夫既數不可逃則又何貴於前知哉

纏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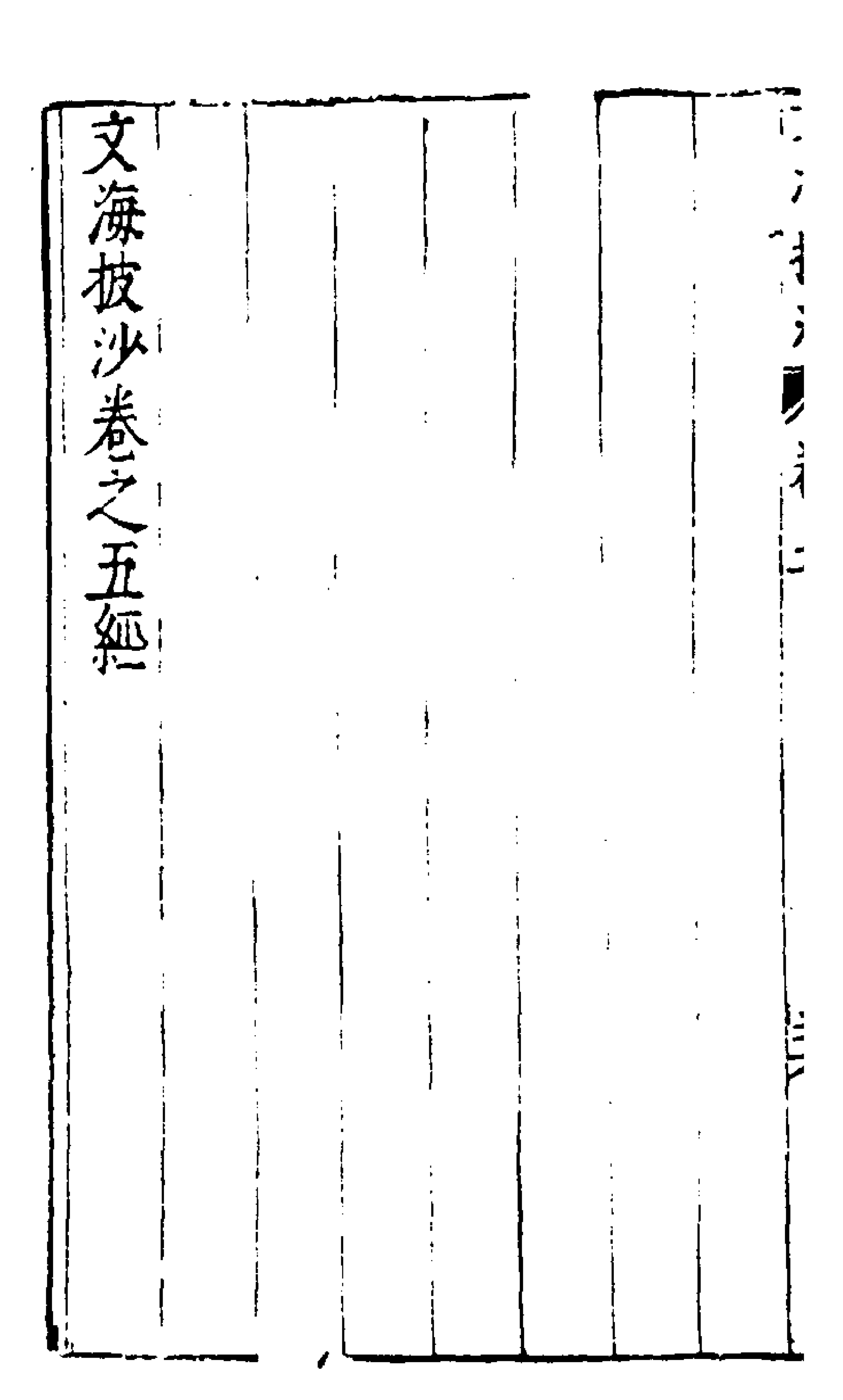
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予考漢事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爲后其足首尾

長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弓彎一的證也唐滕王諸官妻皆被淫至崔簡妻鄭氏取一隻履擊王敗面破頟則唐不弓彎亦一的證也墨莊漫録謂始於窅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有雙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壓繡鞋之語爲疑不知古人但不弓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子皆有裹脚豈得爲纏足左券哉至於女裝既異則鸞靴繡屐亦取其異於男矣何以必其短小乎樂天但言趺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笋李

白言素足之女而不及短足之婦即東昏王奴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纏實隹

妬虐之報

趙飛燕死而爲黿郗后死而爲蟒李勢寵姬化爲斑虵武后死死後納於大甕爲蝎螫之宋李后死雷火焚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何況民間



文海披沙卷之五終